

感悟

退休十年

王唯唯

退休十年了,我完全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。买菜做饭,散步闲逛,读书写作,外出旅游,这便是我现在的的生活状况。

一个人,是寂寞的。正如丰子恺的那幅名作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满目空灵,只剩下一钩新月和冷掉的茶,而人,已经孤独于月下寂影里了。但“寂寞”并不总是坏事,如果能深入其中,就会发现“寂寞”和我们精神上的契合。或许只有在“寂寞”中,人才不会丢失自己,才能获得成熟所必需的时间和养分。

每天早上走进菜市场,大大小小的摊位上,各种时令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,有条有理。红艳艳的番茄和深紫色的大胖茄子择邻而处,白萝卜和绿生菜交光互影,脆生生的黄瓜与光滑滑的胡萝卜相伴,尖嘴巴的秋葵总和鹅黄色的娃娃菜待在一块儿,雪白的豆腐和金黄的豆腐干搭配……泥土的气息,水湄的气息,山野的气息,身临其境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我喜欢这人间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。

每天傍晚,我去住所附近的银河公园散步。一个人散步最大的好处是,笃笃定定、慢慢悠悠,内在的平静和充实,使得你最接近你自己。一花,一草,一鸟,一石……都是途中的小友,可随时为它们止步,只须目光,不用言语,甚好。走累了,树荫下、草地上静静地坐着,安静地听一树风声,安静地与一株小草对话,安静地听鸟儿唱歌,安静地观蝶儿跳舞。那一刻,即便是一个人也并不会感到寂寞。

晚上9点,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书房里“挣扎”一段时光。写作对于我来说,与名利无关,只是热爱;与才能无关,依赖的是情感;与天赋无关,仰仗的是执着。台灯下,我就像一个老农在自留地里忙忙碌碌,虽然辛苦,但我乐

在其中。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,可以静静地谛视自己,准确地找到自已,听到微弱却真实的心跳的声音。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说:“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。”是的,选择写作,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,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。在自己的世界里勇往直前,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像一支队伍。

读书也是一件雅事。翻开书页类似开始了一种仪式——将众声哗然挡在门外,让生活节奏、让内心慢下来,进入一本书,便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书中人物的一颦一笑、一嗔一怒,痛苦与欢乐,恐惧与平和,卑微与崇高,苟且与担当以及种种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,都可以慢慢感受。卡莱尔说过,书籍里横卧着历史的灵魂,读经典就是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。因此我说,书房就是我的寺庙,它是众神狂欢和叹息的地方,也是我独自修行的场所。

退休十年,全国大大小小主要景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和大多数喜欢跟团旅游的人不同,我喜欢一个人独游。余光中曾说:“独游有双重好处。第一是绝无拘束,一切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。另一种好处是能够深入异乡,游伴愈多,愈看不清周围的世界。”确实,真正的旅行,就是领略不一样的文化,体验不一样的生活,又或者踟躅于林泉,寄情于山水。人一旦走进大自然,就会自觉地变小、变静、变慢,离物质更远,离精神更近。正如杨绛先生的百岁感言: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是自由自在去领略一个城市、一段故事、一片风景,留下一串足迹、一路心情、一生回忆。

十年了,对于人生已进入“下半场”的我来说,以往看不透的,慢慢淡了;始终执着的,渐渐放下了。平静接受,坦然面对,对渐行渐远的人与事两相释然。高兴了就庆祝,做几样好吃的菜奖励一下自己;难过了就会发呆,这既是一种生存的能力,也是一种心灵净化的洗礼。

随笔

辽阔

袁牧

那年秋天,我的人生被困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里。窗外的银杏叶一片片地黄了,又落了,而我每天的生活,就是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的重重复复。知天命之年,有房有车,儿女双全,在旁人看来已是稳稳的幸福,可我却常常在深夜醒来,心里空落落的,像丢了什么东西。

就在那时,朋友寄来一本书,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他说:“读读这个吧,也许能悟透些东西。”

我随手翻开,第一句话就把我吸引了:“在阿勒泰的深山老林里,那些哈萨克牧人,每年都要赶着牛羊,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,再从夏牧场转回冬牧场。他们把这叫做‘转场’。”读到这句话,我的眼眶湿了。我想起自己的母亲。人这一生,不就是不断地离开,又不断地怀念吗?

那个晚上,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。合上书时,天已微亮。我推开窗户,秋风灌进来,格外清醒。我忽然意识到,我之所以困顿,不是因为生活太沉重,而是因为我的心太小了。我把所有注意力都锁在自己的得失里,却忘了这世界上还有那么辽阔的天地,那么坚韧的生命。

阿勒泰的冬天,零下四十摄氏度。可就是在这样的严寒里,那些牧人依然要赶着牛羊,穿越几百里的风雪。他们没有抱怨,没有焦虑,甚至没有想过“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义”。他们只是活着,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,与这片土地共存。我开始反思自己。我所谓的“困境”,不过是职业生涯的瓶颈期,不过是房贷的压力,不过是儿子暂未找到工作的焦虑。而在阿勒泰,那些牧人面对的是真正的生存。可他们依然唱着歌,喝着奶茶,在星空下围坐在一起。

李娟写道:“他们穷,可他们活得那么有尊严。他们的帐篷里什么也没有,可你一进去,就会觉得踏实。”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我们拥有了那么多,却越来越不踏实。也许,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,失去了与生命本质的对话。

那段时间,我每晚睡前都读几页《我的阿勒泰》。渐渐地,我的心变得开阔了一些。上班路上,我开始注意路边的树;开始注意妻子的笑容、儿女的问候。我开始明白,幸福不是追来的,而是停下来才能感知到的。那年冬天,我决定带妻子儿女回老家过年。自从父母过世后,我们已经三年没回去了。可读了《我的阿勒泰》,我问自己:那些牧人每年都要赶着牛羊走几百里,无论风雪多大。而我,不过是从城市回到农村,一百多公里,有什么难的?

腊月二十八,我们到了。弟弟、弟媳早站在门口等我们,看见我们时喜不自禁:“终于等到你们回来啦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。这就是李娟说的“踏实”。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,而是因为,这里是根。除夕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。弟弟和我们拉家常,讲他年轻时的事。我听着,想起李娟书里的那些夜晚。原来,天南海北,人间此心。我们都渴望连接,渴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

年后回到城里,生活照旧。可我的心不一样了。我学会了在忙碌中停下来抬头看看天,学会了在焦虑中深呼吸,想想那些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风雪里依然唱着歌的牧人。我学会了珍惜眼前,因为真正的富足,不是拥有多少,而是感知到多少。

女儿问我:“爸爸,你最喜欢哪本书?”我说:“《我的阿勒泰》。”她问:“为什么?”我说:“因为它教会了爸爸,如何在一片小小的天地里,活出辽阔。”是的,辽阔。阿勒泰的辽阔,是地理的。而内心的辽阔,是读书给予的。当我被困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,是这本书带着我穿越几千公里,去到那个遥远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遇见了那些朴素的牧人,遇见了那场铺天盖地的雪,遇见了那个在荒野里仰望星空的女孩。他们让我看见,生活可以很简单,而简单里珍藏着最深的富足。

那个秋天,我以为自己被困住了。可读完《我的阿勒泰》,我才明白,困住我的不是生活,而是我看待生活的方式。阿勒泰还在那里,那些牧人还在转场。而我,也在我的城市里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辽阔。

情感

麻绳与泪花

张健

五十年前江南家乡,到了晚上,为了节省煤油,大家是不点灯的。早早睡觉,等待天明。这样的日子一直要延续至春节前,门前才有了微弱的灯光。

儿时的村庄,相距并不太远,一般1至2公里。因为是丘陵,村庄都坐落在小山包上,村子之间大多是洼地或者水塘相连。道路的两旁,枯萎的杂草与比人高的树木,阻挡着视线。白天,如果路上无人,寂静的凹地处,我一个十岁左右的娃娃独行,还是有些害怕的。放学后,我在左右张望中一路小跑通过,总觉得林中有狼窜了出来,把我叼走。因为冬天,经常听说隔壁村有猪被狼偷吃了。

家乡正南,有个稍大的村庄叫“黄山头”,村里有个木匠叫“大友子”,那天娶新娘,非常热闹。天未黑透,他们村子就亮起汽油灯,把黄山头照得雪亮雪亮。

我们老家办喜事,总喜欢选择春节前农闲这段日子,迎亲也是傍晚时分。因为不过中午12点,新娘家是不准“发轿”的。如果新郎家路远,等新娘子进门,太阳早落山了。接亲的队伍进村前,村里年轻人围堵讨要喜糖和喜烟,是习俗。那天放学后,我不知怎么带着妹妹,也加入到看热闹的人群中。喜糖没抢到,却耽误了回家时间。

等我发现不妙,天已完全黑了下来。看着身边吓哭的妹妹,想回家,我已找不到回家的路

了,也根本不敢迈开腿。

正当我担惊受怕时,父亲出现了。原来收工回家,不见我和妹妹,他和母亲便四处寻找,甚至找到小学校。到处问人,也不见我们俩在哪里。父母亲对着空旷的田野呼唤我们小名,只听到夜晚山间传来的回声。心急如焚的父亲,看到对面村子里亮起的汽油灯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提着一条麻绳,打着手电筒,一路寻来。

看到站在眼前的父母亲怒睁着双眼,我和妹妹吓得弓起身。父亲见到我俩,二话不说,举起麻绳一顿猛抽,我浑身疼痛却不敢哭出声,知道自己错了,只能强忍泪水。妹妹用瘦弱的身體试图挡在我前面。母亲也在旁边咬牙切齿地说:“打得好,再打。”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挨打,一直是老师眼中好学生,父母眼中的好宝宝。这次被揍,是自己必须承担的教训。等父亲出完了这口气,说:“回家。”我牵着妹妹的手,拐过墙角,借着新郎家的灯光,我回头望了下母亲和父亲,母亲呼吸急促,眼里噙满泪水,双膝上,有两块黄泥巴,那是寻路时摔倒的痕迹。父亲的双眼也挂着一行泪花,在汽油灯的光芒下,晶亮晶亮……多年后,我依然记得这个景象,因为我已成了父亲。教育儿子,我没用过麻绳,但我知道父亲这根麻绳挥下去的原因。